

## 哲学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编者按:大学,应该是思想的殿堂和神坛,应该是海德格尔所倡导的“沉思之思”的宁静净土和精神家园。然而当下中国,缺乏社会责任担当、缺乏“沉思之思”的氛围压抑着教育(包括学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浩然正气,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不仅扭曲着现代教育体系,而且扭曲着整个社会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提出召唤思的教育,关注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生物性生存、社会性生存、精神性生存的问题,适当其时,恰中时弊。而由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则直击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异化消费,而异化消费的根源则来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望;人类控制欲望,就要实现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因此,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是主体自身的文明,唯有实现主体自身的文明,才能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出文明的现实。基于上述逻辑,为倡导生态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本刊组织了以下四篇文章。

## 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与召唤思的教育

### ——基于技术世界中生态危机的教育思考

孙迎光\*

〔摘要〕 海德格尔在《泰然任之》一文中指出了两种思想:计算性思维与沉思之思。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达不到沉思。人们在这种思维中逃避思想,即逃避沉思之思。“沉思之思”思索存在问题,思考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立身与持存。而当下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基于“沉思之思”层面上“思考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立身与持存”的存在性、根本性、长远性以及终极目的性等深邃思想的指导,其显著表征就是各级政府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式的政策指向——这样的政策指向具有明显的牺牲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发展权利的特征。因此,基于技术世界中生态危机的状况,提出召唤思的教育,旨在培养人们的沉思之思,关注人在技术世界中的生物性生存、社会性生存、精神性生存的问题。

〔关键词〕 海德格尔;技术世界;生态危机;《泰然任之》;沉思之思

《泰然任之》是海德格尔纪念德国作曲家孔拉丁·科劳泽的讲话,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和

\*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ZXA001)、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江苏省生态文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的研究成果。

对人类生存的最普遍问题的深沉反思。他面对计算性思维的巨大遮蔽,将技术世界中人的立身与持存问题作为一个沉思道路的路标举出来。该文指出了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的无思状态,分析了计算性思维与沉思之思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出了人与技术世界所应该保持的关系等等。

## 一、无思状态与思之忙碌

由于在德语中纪念庆典(Gedenkfeier)与思想(denken)有字面和意义上的联系,海德格尔认为“思想”是纪念庆典中不可缺少的,因而他在纪念庆典中的讲话主要谈思想。在讲话中,海德格尔向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思图景,指出:“我们不要给自己做任何姿态。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似乎由于职业而思想的人,我们大家往往是够思想贫乏的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太容易无思想的了。”<sup>①</sup>海德格尔这话不是说人们真的就没有思想了,而是说:当今世界人们在逃避思想,无思状态像一位不速之客,它在世界上到处进进出出、四处歇脚。他意在揭示人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逃避思想:我们并没有放弃思想的能力,我们甚至急需这种能力,但我们却于无思状态中“闲置”我们的思想能力,这种无思状态恰恰表现为一种思的狂热:“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广泛的规划,如此众多的调查,如此狂热的研究。确实如此。这种洞察力和思考的奢意耗费有其巨大的效用。这样的思想仍不可缺少。然而,尽管如此,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思想。”<sup>②</sup>因此,无思状态不是人们思想静止停顿的状态,恰恰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思想过度膨胀状态。思想的贫瘠恰恰是被一种思想的虚假繁荣掩盖着,无思状态体现为一种“有思”中的无思,表面的思之忙碌遮蔽了无思状态,这使得“无思”成为人们最难发现的事情。更为隐秘的是,即便人们侥幸瞥见了“无思”的影子,也不愿看到“无思”的真实面孔,更不愿意承认对思想的逃避,并断然否定这种逃避。

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也能看到这种无思状态。无思状态在研究者身上的表现是“思想的忙碌”。有人感叹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假性繁荣”——为评职称、争课题、争学位点等等导致的科研浮夸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假性繁荣”来自企业化的运作。海德格尔指出:“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他反正不断在途中。他在会议上磋商和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必须写哪一些书。”<sup>③</sup>今天,在教育中,随着学科建制和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也呈现出企业化的趋势,研究人员像产业工人生产产品那样生产“思想”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运作使学者缺乏守候精神。在海德格尔看来,学术研究活动像传统农业而不像现代工业,这种研究“还必须耐心等待,像农夫守候种子抽芽和成熟那样。”<sup>④</sup>今天,在企业活动的支配下,学者们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农夫“守候”精神,已经被快节奏、高效率的研究者的学术期望所取代。思想不再扎根于“大地”之中,而是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如今人们把一切的一切以最快速和最廉价的途径纳入知识,以同样迅速地忘却于同一瞬间。如此这般地一个聚会追逐着另一个聚会。”<sup>⑤</sup>在求快求多的企业化的“思想”生产中,思想者伏匿了。

无思状态在学生身上的表现是学习变成了“投入——产出”式的掌握、再现的运行程式。例如,“有的语文教学变成枯燥的语法和篇章结构的分析,历史学习变成历史史实的机械背诵,智慧的哲学

---

①②③④⑤《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232、1232、894、1233、1232页。

思想则被分解为可记诵的教条。”<sup>①</sup>这种教学令学生逃避思想。当学生对学习问题的回答不是基于自己的体悟和心得,而是基于教学的标准答案——一种可记诵的教条和冷藏库式的知识,这就早已经封闭了思想。在学生们认为自己正在“精确”地“思”(想答案)时,“思”已经从他们身边“抽身”而去了!对此,海德格尔指出:“抽身,这应被思的东西抽身而去,在今天成了一个事件,它比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更具当前性。”<sup>②</sup>召唤思的教育要使人们意识到在教育中有一种思的缺席,应该被思的东西已经从我们身边抽身已经而去;意识到“最激发思的东西显明于:我们尚不会思。”<sup>③</sup>当人们意识到了应该被思的东西已经抽身而去时,他们就已经接近思、开始思了。召唤思的教育要告诉人们“就人具有去思的可能性而言,人能够思。”<sup>④</sup>“我们之所以也会变得思想贫乏甚至无思想,是因为人在其本质之基础上具有思想能力,具有‘精神和理智’”<sup>⑤</sup>。那么,人们何以尚不会思?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源于一种思想遮蔽了另一种思想。

## 二、计算性思维与沉思之思

一种思想遮蔽了另一种思想,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阐释,就是:一片遮蔽着的土地上空的一朵变幻不定的计算性思维的阴云,笼罩在一个始终不为主体所经验的沉思之思的真理之上。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有两种思想:计算性思维和沉思之思。在他看来,无思状态来自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的膨胀——计算性思维,“它的特性在于:当我们进行规划、研究和建设一家工厂时,我们始终是在计算已给定的情况。为了特定的目标,出于精打细算,我们来考虑这些情况。我们预先就估算到一定的成果。这种计算是所有计划和研究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即使不用数来运行,不启用计数器和大型计算设备,也仍然是一种计算。计算性思维权衡利弊。它权衡进一步新的可能性,权衡前途更为远大而同时更为廉价的多种可能性。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计算性思维从不停息。”<sup>⑥</sup>它导致思想惊人的贫乏。然而,海德格尔认为,沉思之思是一种真正的思想,它思索存在问题。它不要求人们好高骛远,“我们只需栖留于切近处而慎思最切近的东西,即思索此时此地关系到我们每个个体的东西;所谓‘此地’,就是在这块故乡的土地上,所谓‘此时’,就是在当前的世界时刻。”<sup>⑦</sup>沉思之思思索原子时代这一“世界时刻”人的存在问题。沉思之思所思考的东西“是如此之近,以致于我们熟视无睹。因为通往近处的道路对于我们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最遥远的,因而也是最艰难的。这条道路是沉思的道路。”<sup>⑧</sup>计算性思维阻碍了沉思的道路,当人为技术对象所奴役,片面地系缚于一种表象性思维,当思想作为以计算性方式订造自然、促逼自然、摆置自然的工具时,如此之近的东西(人的存在问题)就变得最为遥远。沉思之思思考人类作品的根基持存性,它思考“人,人的作品,将来还会从荒废的故土中成长出来并且上升到天穹之中,也即升入天空和精神的浩瀚之境中吗?”<sup>⑨</sup>这里“荒废的故土”是指受到战争创作、外部的科学技术(原子弹)的威胁和时代精神——计算性思维笼罩的故土。沉思之思思考被计算性思维所遮蔽的人们尚未去思的东西。沉思之思与计算性思维虽然都不是自发的,但沉思之思对人们要求更高,它要求较长的入门训练和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这种思,因为虽然我们有思的能力,或甚至是有天生秉赋,但这并没有保证我们能思。”<sup>⑩</sup>这话仿佛是冲着今天的教育说的。当今世界,沉思之思凤毛麟角,计算性思维却大行其道,它扭曲着现代教育体系。计算性思维将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变成必须满足可计算的数理性质,它将思想

①杨钦芬:《迈向意义世界——教学的价值追求》,《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5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海德格尔选集》,第1211、1206、1205、1232、1233、1233—1234、1238、1235、1218页。

变成了“计算”。在今天,教育在计算性思维的支配下,全面发展教育演变成了“全面计算教育”,好学生取决于其在各门功课中分数的占有量。在计算性思维的影响下,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将文、史、哲、艺等等人文性学科归并人文学院,让学生占有有人文学科的知识量。一所学校在大学学科中的人文学科所占有的比例、在学生课程中的人文课程所占有的比例愈高,似乎人文精神教育就愈好。人们借鉴科学技术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将人文知识专业化,试图以计算性思维来抗拒计算性思维。计算性思维还支配着当今的研究者,教学法研究旨在提高学生占有知识的效率,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知识占有量。学校也在一味地追求量。一所学校、一位教师的论文、专著越多,其创造性似乎就越高。计算性思维造成了“炫耀性科研”能力的增长,产生了思想的停滞和无意义文本的繁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论文生产大国,学者成为废纸生产者,学术成为符号制作术。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却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在计算性思维催促下,学分、科研分甚至思想品德分……拥有得越多越善!但是,“当人欲求思时,人欲求太多,反而能思的就太少。”<sup>①</sup>

由计算性思维所引发的无思状态是一个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消耗着当今人类的至内精髓的过程。”<sup>②</sup>当出于精打细算和权衡利弊,十几个、几十个教授博导“竞聘”一个处长岗位时,就是人类的至内精髓的消耗过程的突出表现。当不做官的教授博导难以获得做官的教授博导的“红利”(学术资源)时,计算性思维就唆使人不停地投机,这种至内精髓的消耗过程就从不平息。计算性思维“目标倒不全在于,确定那个‘多少’,而最终只是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sup>③</sup>计算性思维使教育中人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它削弱了人的批判意识,人只能单向度地默认与屈从这种异化形式。若没有召唤思的教育,最终教育中人都将被计算性思维所控制。当计算性思维笼罩着大地之时,人和人的作品就难以上升到天穹<sup>④</sup>之中,教育就无法培养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

计算性思维与资本市场的肆意扩张相关联。海德格尔指出,“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以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sup>⑤</sup>资本市场扩张将一切存在者带入计算行为中,使人与物都成为便于资本增值的可计算的对象。这一思想与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有相通之处。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利用资本和驾驭资本的过渡阶段,计算性思维存在着不断滋生的土壤,它诱使人们“满怀热情地”去干与召唤思的教育生活无关的事情,使教育呈现出了海德格尔描绘的无思图景。

召唤思的教育要指明那抽身而去者——存在问题,它要成为“指明者”的教育,从而使人从计算性思维转向沉思之思。在召唤思的教育中,这种转向没有桥梁,只有跳跃。这一跳把我们带向的地方不是对岸,而是全然不同的境地。随着跳跃,沉思之思所达的境地是反对把人当作“人力资本”来订造,防止人嵌入技术世界变成齿轮和人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统治的最可靠工具。作为指明者的教育,它要指明计算性思维的非法尺度:尽管计算性思维把人视为“宝贵资源”与“人力资本”,将人估算为“最高价值”,但是,由于囿于工具性的解释,这种估算仍然是剥夺了人的尊严的亵渎之举。

召唤思的教育是“教比学难”,海德格尔指出,“教比学难是因为,教意味着让人去学。真正的老师让人学习的东西只是学习。所以,这种老师往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学生在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人们把获取知识看作是‘学习’。真正的教师以身作则,向学生们表明他应学的东西远

①②《海德格尔选集》,第1204、1232页。

③《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3年3期。

④海德格尔所说的天穹意味着:高空的自由空气,精神的敞开领域。

⑤《海德格尔的智慧》,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比学生多,这就是让人去学。教师必须比弟子更能受教。”<sup>①</sup>在召唤思的教育中,教师不再扮演发号施令的“万事通”,不再满足于使学生掌握大量的、确定性知识,而是指导学生追求不确定的、深刻的知识,这种教育比向学生奉送真理的教育要难得多。在“教比学难”中的教师有“更高的事务,这与当一个有名的大学讲师或教授完全是两码子事。”<sup>②</sup>这种教师的更高事务就是召唤思。如今,人们倡导师生间的对话关系、我——你关系、主体间性关系等等。召唤思的教育赞同上述关系,并认为在技术世界中,最要紧的是将师生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激发思的教育关系,让教育在沉思之思中游动。

### 三、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根基持存”的思考

沉思之思“不是随便地去思能够被思的随便什么思的东西”<sup>③</sup>,而是关于“人的根基持存”的思考。海德格尔由德国作曲家孔拉丁·科劳泽的纪念庆典联想到德国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出现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我们进入沉思并且要问:优秀作品的成熟不都植根于故乡的大地中吗?约翰·彼德·海贝尔写道:‘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sup>④</sup>在上一个世纪、上上个世纪的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都有其成长的故乡的大地,而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可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仿佛将人类从故乡的大地上连根拔起,技术对地球的征服使人的根基沦丧。在这个纪念庆典上,海德格尔对孔拉丁·科劳泽的生平只字不提,只关注产生伟大作品的故乡的大地。他问道:于今“还有根枝强劲的故乡——人在故乡的根基持存,也就是说,人在其中是根基持存的——吗?”<sup>⑤</sup>这里的“根基持存”字面上可译为“土生土长的、本地的。”<sup>⑥</sup>在技术世界中,这种“根枝强劲”的故乡已经不存在了。

在海德格尔时代,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通过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的方式来加工世界。他认为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然而,他所担心的是人们不知不觉被技术世界所奴役,因而他指出:当前时代,“世界就像一个对象一般显现出来,计算性思维对此发起进攻。……自然变成唯一而又巨大的加油站,变成现代技术与工业的能源。”<sup>⑦</sup>人们无止境地开发与掠夺自然。他认为当今时代为“原子时代”,它的最强烈的标志是原子弹。在这一时代,人的根基持存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在技术世界中,科学技术解蔽了自然规律,却遮蔽了人对存在的思考。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技术不思,科学增长着一种盲目乐观。他说:“今年7月在玛瑙岛上,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份呼吁书中明确声明:‘科学,这里即现代自然科学,乃是人类通往更加幸福的生活的道路。’”<sup>⑧</sup>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断言与沉思之思南辕北辙。在他看来,在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时,人还没有能力深思,而计算性思维却使“一切都掉入规划和计算,组织和自动化企业的强制之中。”<sup>⑨</sup>在计算性思维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委员会,没有任何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没有任何经济及工业首脑的协商会议,能够刹住或者控制核时代的历史进程。”<sup>⑩</sup>技术世界有如一辆盲目的、危险的快速列车,不知何去何从地疯狂奔跑。在这种无思状态中,“高深莫测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sup>⑪</sup>

这一“毫无准备”的普遍困境,使沉思之思成为最紧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务。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海德格尔选集》,第1217、1217、1213、1234、1234、1234(注释)、1236、1236、1235、1238、1238页。

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谁若把‘共产主义’认为只是‘党’或只是‘世界观’,他就……想得太短浅了。”<sup>①</sup>共产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关乎人类存在的沉思之思。海德格尔指出:“欧洲的思想——曾经是它的伟大处——在逐渐展开的世界天命的本质进程中落后了。”<sup>②</sup>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欧洲传统思想,把握了世界历史进程。海德格尔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sup>③</sup>马克思在理解异化时已经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1969年,海德格尔在哲学讨论班上指出:现今的所谓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却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双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sup>④</sup>历史唯物主义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预见到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限度。今天,且不说核武器早已具备了多次毁灭地球的力量,仅资本的肆意扩张就已经触及人类生存的自然底线。海德格尔指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sup>⑤</sup>此后,《增长的极限》等文献进一步敲响了人类生态危机的警钟,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展示了整个人类毁灭的可能性前景。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到一百多年来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证明了中国不能按照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发展。那种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完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的观点是一种无思状态。

沉思之思来自于对存在性空虚的恐惧,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sup>⑥</sup>,来说明人类有自救的可能。在危险与救赎并存的时代,今天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就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沉思之思。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教育应当成为召唤思的教育,它要从计算性思维下的获取知识的教育转向沉思之思的探索生存的智慧教育。召唤思的教育不仅仅让学生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教师也不仅仅就是“人类价值的守护者”。召唤思的教育使教师与学生共同思考人的存在问题。试想,如果核威胁变成了现实,世界文明遭遇突然的毁灭,所有的价值与意义、所有的文化传统将统统化为乌有。因此,存在的思考比价值与意义的思考来得更根本。

因此,召唤思的教育亟需发展与丰富今天的教育目标,使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增添“保护”这一本质性的自由维度,因为“自由的真正意思是保护。”<sup>⑦</sup>“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基本的问题只是‘活着的异化’,而没有‘生存的毁灭’,因此,自由解放成为主题;今天显而易见的是,‘毁灭’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成为存在论的基本领悟,因此,救亡也就成为实践的主题。”<sup>⑧</sup>以往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承接着马克思自由解放的叙事,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资本的肆意扩张将使人类文明走向崩溃的前景中思考教育,教育目标就不是单向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且是使人成为存在的保护者。今天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论文汗牛充栋,却鲜有这方面的考虑。说明“保护”是被计算性思维所遮蔽的人们尚未去思的东西,它在今天是最能激发人们思的东西。召唤思的教育把“保护”作为一项任务委诸于思想。

## 四、当下人的立身与持存的三个维度

科学技术产生的巨大能量威胁到了人的根基持存性。人类应该沉思。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说原子时代产生之前的思想有部分可利用、可借鉴的价值,但从总体上看,人们缺少一种应对技术世界的新

①②③⑥⑦《海德格尔选集》,第384、384、383、946、1192页。

④⑤《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3年3期。

⑧罗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成为什么?》,《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2期。

的思想形态。海德格尔要通过沉思之思为人类寻找一种新思想形态、新的根基持存性,指出:为了不被技术对象所奴役,“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可以在使用中这样对待技术对象,就像它们必须被如此对待那样。我们同时可以让这些对象栖息于自身,作为某种无关乎我们内心和本真的东西。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我们同时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斥其对我们的独断要求,以及对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sup>①</sup>他将这种对技术对象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称为“泰然任之”。泰然任之的态度是让人保持与技术对象的一种自由关系,不令其压迫生命本质。同时,海德格尔指出:“一种意义统治着所有的技术过程,这种非人所发现并造出的意义要求着人的有为与无为。核技术的迅猛发展令人生畏,我们不知道核统治的意义何在。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自身。……我称那种我们据以对在技术世界中隐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为: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sup>②</sup>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自身,它是神秘的。对此,人应该有一个虚怀敞开的态度。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人们将上述两种态度结合起来——对技术对象的泰然任之和对技术世界的意义虚怀敞开,人类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与根基,就达到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两种态度的结合“让我们能够赖以在技术世界范围内——并且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立身和持存。”<sup>③</sup>这样,伟大作品又有了成长的故乡。在纪念庆典上,海德格尔向人们展示的前景是乐观的(这或许考虑到了听众的情绪)。然而,他并没有结束存在的沉思之思。例如,在“一切都掉入规划和计算,组织和自动化企业的强制之中”的技术世界里,人如何达到泰然任之、对技术对象既说“是”也说“不”?如何对技术世界采取自由的态度?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他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纪念庆典讲话的价值在于引发人们关于在技术世界中人的立身与持存的思考。正如他所讲的,“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从来不会自动地落入我们手中。它们不是什么偶然的東西。两者唯从一种不懈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sup>④</sup>

召唤思的教育要沿着海德格尔的沉思道路使人们从一种不懈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今天的教育本土化追求旨在寻求本土文化的根基和建立本土教育,消除他国教育的“霸权”,避免“文化帝国主义”。这固然需要,但仅此不够。如今教育本土化的追求应该像海德格尔那样考虑人类存在的根基问题,而不仅仅考虑地域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回归“故乡”问题。在召唤思的教育中,人类存在的根基问题比本土问题更根本,这恰恰又是今天的教育尚未去思的东西,是最能激发思的东西。在教育本土化追求中已经清楚明白的地方(寻求本土文化的根基)恰恰隐藏着有待思的东西(寻求人类存在的根基),这说明当今教育本土化的追求尚未能胜任思想的任务。

海德格尔开辟了沉思之思的道路,我们今天仍然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当下人的存在问题不是比海德格尔时代减轻了,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拓展着。今天的时代比海德格尔时代更能激发思,然而,恰如海德格尔所说:“尽管世界的状况已变得愈来愈激发思,我们仍然不会思。”<sup>⑤</sup>技术世界的快速发展正日益凸显人的立身与持存的三个维度的问题:生物性生存、社会性生存与精神性生存的危机。在人的生态危机呈现出多层次化的状态下,探索人类如何存在和去存在是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向当下教育提出的重大思想课题。虽然海德格尔早在1955年就指出人们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但是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对此也不能说就有了充分的准备。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延续了海德格尔的技术世界中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指出:“我们现代文明的当代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经停止了拷问自己。不提出某些问题充满了危险,这比无法回答已进入官方议事日程的问题更加危险。”<sup>⑥</sup>这说明今天人们仍然在逃避思想。海德格尔指出,没有人能够刹住或者控制住技术世界的进程。鲍曼将社会进步

①②③④⑤《海德格尔选集》,第1239、1240、1240、1241、1207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也视为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他说:“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狡猾,机灵,聪明,具有冒险精神或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在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在进步这辆车上,座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纳所有愿意上车的旅客,而进入车厢的资格审查总是那么严格;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将参与这一旅程视为甜美的梦想。人们宣传进步时总是说它能带给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许进步,这一现代标志,真正的含义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人就可以使社会进步这辆列车运转、加速、爬坡,曾几何时需要社会大众来协调、征服的事务,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决。”<sup>①</sup>计算性思维出于精打细算,追求以最小的代价(人力、物力、财力等等)获得最大的效益(使列车运转得越来越快)。在人的生物性生存(海德格尔所说过的突出的两个事例:核威胁和技术侵袭生命)没有有效解决的时候,人的社会性生存又出现了问题(这一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时代没有表现出来)。那些“没有挤上列车的人”产生了“多余的”、“社会性无归属”的感觉,伴随而来的是“丧失自尊和生存目的的感觉”。<sup>②</sup>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们的社会是否也出现了鲍曼所讲的列车?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的被淘汰者,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主体结构之外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体。因此,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成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上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sup>③</sup>这是社会性生存问题所引发的思考。然而,不管我们的社会是否出现了鲍曼所说的列车,教育的竞争来自社会性生存的压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孕妇要求提前剖腹产,人在娘胎里就开始竞争了,早一个月上学就早一年考大学、早一年找工作;城市的“学区房”价格飙升,所谓的“学区”并非指有学校的社区,而是指能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在其他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前面的学校的社区;家长间流行的问话是“你的孩子在班上排第几?”以前仅是中学追求“升学率”,近些年大学又开始追求“考研率”。如果教育反思仅仅轻描淡写地将“应试教育”问题归结为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就尚未达到沉思之思。

《废弃的生命》为技术世界中人的存在状态增添了社会性生存危机的浓烈一笔。然而,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危机还有精神性生存危机。今天,生物性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社会性生存问题表现日益突出,与之相伴的是精神性生存问题不断滋生。技术世界设置在“车轮上”,人们感叹今天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学者在《教育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危机》一文中指出:“听说一个女孩子一直读书,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生,后来找不到意义,就自杀了。”“又听另一位老师谈起北师大两位老师跳楼的事情,包括一位50多岁的博士生导师”。<sup>④</sup>上述现象反映人在教育世界中找不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发生了精神性生存危机。该作者写道:“生活在大学之中,每个人都成了统计表上的标志,生命被缩减为没有生命内涵的符号,有时候你就是物。生活在大学里,除了教学、科研成果能给学校带来名誉,平常有谁真正在意你的完整性存在,在意学校里每个员工的价值呢?只能靠自己。表面上处处自由,实际上控制无处不在。”<sup>⑤</sup>为了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传统教育理论主张把人当作“劳动力”来培养,使教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手段,人成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恰如海德格尔所说:“为技术设备和自动装置所迫,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sup>⑥</sup>如果人们无奈地任凭无休止的技术强权摆布,“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在世界上,还有在天地之间的人的诗意地栖居吗?人的三个维度的存在问题成为今天沉思道路上的路标。

①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③郑莉:《理解鲍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④⑤刘铁芳:《教育如何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2007年423期第32页。

⑥《海德格尔选集》,第1237页。



技术世界引发了人的三种生存危机——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的危机,它们展示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尖锐矛盾:没有技术世界人类未必幸福,有了技术世界人类也未必幸福,这是亟需改变和超越的存在悖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一绿色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人的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和精神性存在三个维度的和谐发展。今天一种思想愈是广泛地关注人的存在,就愈是具有沉思之思的特性。

召唤思的教育要使学生的沉思充分而广泛,让“思生发浓郁的气息”<sup>①</sup>,就要使他们关注这三个维度的存在问题,思考如何积极占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不完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思考如何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异化发展道路,构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让自由解放与保护共属一体,相伴而行。召唤思的教育假如仅仅空洞地讨论什么召唤思,此外无所作为,这种教育与沉思都是无所助益的。沉思之思不仅存在于人的内部(作为思想),而且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化为行动);它不仅是一种追问,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昭示着教育的强国梦不是建立一个由资本驱动的、西方式的、扩张主义的强国。教育所培育的人也不是像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马克思语)那样为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在各大领域追逐世界霸权的目标服务。召唤思的教育培养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人,他要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创造互利互惠的“共赢”关系和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作出贡献。召唤思的教育对人的本质有新的理解,它不仅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个“深思的生命”,如果人丧失了这种本质,没有了保护的能力,一切社会关系都将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从存在论上说,它们共同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深思的生命”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质的守护者。召唤思的教育需要唤醒学生的沉思之思,让学生学会弃绝(功利性的计算),使学生作为“深思的生命”而存在。召唤思的教育以沉思之思为基点燃学生走向未来、担当历史的激情,让“思在存在之野上开犁沟壑。”<sup>②</sup>

(责任编辑:杨嵘均)

## Heidegger's *Gelassenheit* and Education for the Summoning of Thinking: Reflection on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SUN Ying-guang

**Abstract:** In his article *Gelassenheit*, Heidegger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inking: calculative thinking and meditative thinking. Characterized by its weighing up the pros and cons, calculative thinking cannot reach a state of meditation. In this thinking, people evade deep thinking; that is, they avoid meditation. Meditative thing, however, is the thinking about existence, i. e. about people's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existence in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What China currently lacks is the guidance based on the profound meditative thinking about the essence and ultimate goal of people's exist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beingness in this technological world. This inadequacy is clearly shown by the fact that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are eager to achieve quick success at the expens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right of later generations. Address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we argue that it is urgent to implement an education of thinking, which is intended to cultivate people's meditative thinking about their biological existence, social existence and spiritual existence in this technological world.

**Key words:** Heidegger; technological world; ecological crisis; *Gelassenheit*; meditation

①②《海德格尔选集》,第1077、1077页。